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二十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訂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唐紀

大聖至神孝皇帝上在位十五年 壽四十三

詩也順長子也初封廣陵 永貞元年三月立為皇太

子 詔太子即位

元和 十春正月上皇崩于興慶宮 上 禩以得旌節忠益驕求兼

領三川 謂西川東川上不許關遂發兵 皆言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上欲討 制而重於用兵 卿議者 少以蜀險固難取 杜黃裳

獨曰 關在巔書生也 取之如拾芥 上 臣知神策軍使高崇

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 上 軍關必可擒上從之翰

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 上 命左神策行營節度

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 東 京西行營 皆 兵馬使李元奕將步

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關時宿將名位素重

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 上 宗文皆大驚 上 與杜黃裳

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旌

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

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 上 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

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 胡 成

于蜀切下 李元奕出駱谷 同趣梓州崇文軍士有食於道

旅折人 一筋者 上 甲履 如取飯具崇文斬之以徇 行示也 劉闢陷

梓州劫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 上 德昭 上 與宰相論自

古帝王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 上 石 失 為而可杜黃裳對曰

王者 上 也 上 朝下無百姓四夷風 上 曼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

上下 上 分紀 上 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 上 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刑選用 上 公官 上 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

逸於任 上 此唐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 上 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

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 上 皇以衡石程書 上 衡金鐵為石

衡金鐵為石

劉闢反

杜黃裳

贊詩劉

宋

黃裳論
帝下勞

宗文
克梓州

子巽
多於

徵
徵

使諫
書所懷

賞敢言
之士

不重百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一帝衛士傳殄皆無補於當時取

譏於後示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

推誠人三患不昌只以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

深然其言三月高宗文引兵自閬州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

去此非此宗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宗文以求自雪宗文以康

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制以奪劉闢官爵潘孟

陽所至專事游宴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聞之罷其度支鹽鐵轉

運副使策試制舉之士於是校書郎元稹御史獨孤郁校書

郎下貶白居易前進士蕭悅沈傳師山鳥佑請解財賦之職仍

舉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

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之無寧使一年征課所入類

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以元稹為右拾遺獨

孤郁為左拾遺白居易為整屋尉整屋張流切屋陞栗切水曲為集賢

理蕭悅為右拾遺沈傳師為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以為苦太宗

以三七魏徵為諫官宴游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

大政心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

豫召見以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行胡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

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

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於既行之

誥今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

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實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頃之復

上疏以為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賞之則

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謹小人亦貪得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

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其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

保其身括古活切結也方言云閉小人意迎合以稿其位矣如是

則十步之內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

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

諱為憂也太宗幸如遊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

禍大故也陛下踐社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有臣等備位諫

列曠日於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氣鞫躬躬必進切閉息止不敢

請擇
端上輔
漢諸子

高崇文
傳劉

平上
謂黃裳
之功

杜黃裳
不脩

李吉甫
以進黃
報君德

潘鎮求
入朝

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養官尚爾况踈遠之臣乎此蓋君
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少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
事鎮又以貞元中上匡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求貞之際幾亂天

下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
學清修之二十人人居後代太子諸王有僚屬日益踈賤至於師
傳之官非眊曠廢疾不任事者眊莫報也曠五也相則休戎罷帥不知

書者為之其友論贊議之徒尤為冗散其指紳皆取由之就使時
得僻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
以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

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九月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
關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
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

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豪不犯檻劉闢送京師也并獲其黨
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擣謂以按捕斥事務也一境皆平杜黃
裳建美在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闢

力及蜀乎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詔徵少至山人李渤
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十一
月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罪為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

敏得幸二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
節故不得久在相位正月乙巳以黃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
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李吉甫為中書

侍郎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官舍人裴均曰上如吉甫用流
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

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也取于疏三十餘人數月之
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是四月以右金吾衛將軍

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董舊擊任邊將也夏蜀既平潘鎮
惕息楊忠琳知夏綏留後元年拒命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
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表稱疾請至歲暮

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

李錡謀
及制削
其爵

新李錡

以錡家
財代浙
西租賦

李錡請
死罪諫
戶

白居易
以諫諍
入翰林

于頔為
子來尚
公主

李吉甫
復元和
國計簿

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冬十月。

制削李錡官爵。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統諸道兵為討賊。置使以討

之。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

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同謀討之。錡聞子良等奉兵撫膺曰。

吾何望矣。跌足匿樓下。左右執錡械送京。即下戒勿因錡請。羣臣

賀於紫宸殿。上秋然曰。錡之六慾。一宇內數有干紀者。朕

之愧也。何賀之為。十月。錡至長安。并其子。削回腰斬之。有司籍錡家

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垏。李絳。上言。以錡李錡借修。割六州之人

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

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上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

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

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乎主喜

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惟達各切。朝刪暮減。比

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

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蓋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

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

學士。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

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上論。無但一二而已。山南東道節度

使于頔。暉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許公主妻之。翰林

學士李絳諫曰。暉屬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

上曰。此非卿所知。十二月。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頔

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七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

鳳翔鄜坊。二州。方。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四。東。夏。定。魏。博。鎮。其。異

范陽。滄。景。淮。而。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中。戶。口。外。每。歲。賦。稅。倚

辦。止。於。浙。江。東。西。豆。歛。賦。涉。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

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

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

調發。不在此數。○三年春正月。赦天下。自今長吏。有開闢無得進奉。三

月。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

使于頔。暉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許公主妻之。翰林

學士李絳諫曰。暉屬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

上曰。此非卿所知。十二月。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頔

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盧坦不
抑說僧

李吉甫
陳時政
之失

李吉甫
許牛僧
直言

裴均入
朝踰位
而立

白居易
詳理牛
僧孫等

盧坦不
抑說僧

白居易
詳理牛
僧孫等

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辛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咸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李士裴、坦主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坦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泊涯。學士坦為戶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以揚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太尊，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指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五月，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擬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閑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均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日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眾心恟恟。許容切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下。式著議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為左補闕。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秋七月，以右庶子盧坦為欽觀察使。坦到官，值旱飢，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宜歛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一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九月，淮南節度使王鏐入朝，鏐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李士居易上言：以為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鏐，則如鏐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俸門一啓，無可如何。且鏐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

任宰相

裴坦言
為治先
正其心

氏輸稅
有二百

均不以
官私致

賑救不
計費

李潘批
救均謂
有宰相

李絳請
蠲租稅
李以救

方潘鎮皆謂鑄以進奉得之競為剽劫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以戶部侍郎裴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坦等

士然寵信弥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

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潘邸典札如潘潘潘屏凡郡回朝

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坦等曰以太宗玄宗之

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坦亦竭誠輔佐

上嘗問坦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二二曰上

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化其重錢輕是後其輕錢重

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

民及均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祭使先稅所

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

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

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去声求

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去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

日有旨宰相憐公者言武庚切日無腫子李希烈罵關播不妨得之

均則必不可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

道宣慰使賑恤之一止忍之乃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藉其

數准賜救百姓賑之由切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

遊山而已給事中李潘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

更連素紙潘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坦薦潘有宰相器上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鄭綱循默取容一月罷綱為太子賓客擢潘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潘知無不言上甚重之三月上以旱欲降德音翰

林學士李絳言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

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上所猛如下音沸少自簡物貴徇

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

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

掠賣皆如一日之請既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

至而憂無救於事初上叔文之黨既聚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上

張九移徙也謂得罪遠責者遇赦量徙近地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上刃司

子異奏
程昇吏
才明辨

以裴均
進奉歸
度支

欲革諸
鎮世襲

以李拭
承意為
姦臣

覽李絳
奏不立
聖德碑

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為楊子留後上許之異精於督察吏人居千

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則昇向檢簿籍句古侯切持也又精於巽卒獲

其用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

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

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

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持有中

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白居易等上言

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

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

為言上不聽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吉具死欲自朝廷

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裴均曰李納跋扈不恭跋扈音跋戶跋也

水未至為溫水去則大魚跋扈而小魚獨留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奪承宗

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

北不薄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

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貫音貫也與音同况承宗

已總軍務一旦易音音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劉魏博也李易定魏

淄青師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

黨助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均權自請將

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

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

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左軍中

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

先構碑樓請取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為

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

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

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曳以制切挽也

承璀言碑樓其大不可曳請徐毀撤直列也與得延引乘間再論上

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秋七月

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惠前為江西觀察使貪員汚濬貶為

臨賀尉惠之親友無敢送者樂陽尉樂音藥邑名屬同徐晦獨至監

徐晦不
負所知

許孟容
繫神策
車吏

君易謀
以中官
為統帥

李絳言
臣官驕

田與別京兆有藍田山太常卿推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揚
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相緣及也對曰晦自布衣蒙揚公知
獎今日遠謫步華切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
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
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揚
臨賀肯負國乎時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
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
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願赦承宗以收鎮異之心坐待機
宜必獲申蔡之利左神策軍吏李昱姝六貞長安富人錢八十緡

貞誠德切從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緹繫立期使償曰期
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許於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
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
豪彊畿渠希切天子千里也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
加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冬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
策中尉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

使招討勳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
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
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
招討勳置使即承瓘乃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
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李元素李鄴許孟容李夷簡孟簡
呂元膺穆質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瓘四道兵
馬使改勳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官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
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
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常利切得賂則譽踴躍為廉良盜匪也

毀龍蓄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
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官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
防其漸乎已亥吐突承瓘將神策立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
進兵招討○五年春正月吐突承瓘與王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
軍鄴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

說約切莊橋也賈直也云謂隨夷淵方謂踴躍廉良李奇註佛意則
曰距秦之大盜隨楚之大盜蓋歸柳下惠弟躑躅楚莊王弟也

軍

必

必

必

必

必

小錄中
杜君易

三承
龍六

李洪昇
神仙之
友

裴垣請
謝天下

上效相
上錫德
謝天下

裴進李
絳盡言

與諸李士誠之嘗踰月不見李士誠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
 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也臣
 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
 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
 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
 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
 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秋七
 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
 李師道等數上表請承宗朝廷亦以師久无功制洗承宗以為
 成德軍節度使悉罷諸道行營將上共賜布帛二十八方端匹 上
 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李洪昇之效
 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世張六切即身毒國所謂浮圖胡也此古今之
 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
 人安國理何憂无堯舜之壽乎 九月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為左
 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垣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
 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
 仲呂元雁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亡之
 將何以處之上乃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權德輿為
 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以王鐔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鐔厚賂多
 辨言之上命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
 進之官豈與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改遷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
 之今鐔既无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
 翰林李士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
 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變身不言是臣
 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
 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絳為中
 書舍人李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
 政令所不及河隍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
 不贍時艷切故不得不芻蕘聚耳不然朕官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
 用邪

考異自憲宗元和元年正月高宗文為前軍實錄云為左軍按有左
必有右而云李元弁為次軍則宗文必前軍也 五年正月內侍與
元稹爭驛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稹爭聽按稹及白居易傳皆云劉
士元實錄云仇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 李師道等請雪王承宗實
錄云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
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
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
取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

李絳為戶部不進羨餘

元和六年正月。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官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其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白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

德輿論為政寬極先後

惟簡為惟將謹備蓄財

加其直益重之。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以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况矣。上善其言。夏五月。以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舊常朝。文相同。更入攻抄。向相吏切候也。人不得抄焚數切取也。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

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如熟也。公私有餘。販者流及它方。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當

併省州縣吏

定官俸職田

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其眾。請救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裁者。裁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變為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開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開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救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泉。自詣縣請罪。救復。讎據理。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

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

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

其義於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讎者事發且事申尚書省集議

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讎者事發且事申尚書省集議

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乃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吏部奏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

九人十一月弓鉞前庫使劉希先受羽林大將軍孫壽錢二萬緡為求

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璀乃以承璀為淮南監軍

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

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

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羞逢迎上意而絳鯁直上吉甫切骨疆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

為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吐突承璀姓李吉甫欲自託於承

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

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巨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

諳季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詔絳曰人於

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

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巨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

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

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三月上

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

木无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厝倉不可謂安今法

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

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

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

絳直宰相也上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

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

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

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

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
專歸咎於德宗和卿輩宜用
譴怒而遂止也

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
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
言人臣不當疆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
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

李吉甫

李吉甫曰人臣常犯顏苦口
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問不
之曰豈朕不能受邪將無
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
懈惰音界下計願加嚴

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
政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震中外
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
又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
奴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
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
一月以翰林學士崔群為中書舍人寧

上嘉許

士如故上嘉許
曰翰林舉動皆
位直言無從而
色退而抑首不
笑竟日

嘿直命學士曰今奏事必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之群
命故事心如口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
矣矣固不奉四章三上上乃從之上謂宰相曰卿

水旱蠲

水旱蠲
其意似恐朝廷
諛以悅上意耳
聞有災當亟救
租賦蠲主蠲

賦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
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
非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
得得其主各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

上與大

上與大
官官耳故樂與
度使田季安薨
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木下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

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肝點也且暑甚汗
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
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八月魏博節

不亦憊

不亦憊
廷今懷諫乳臭子
其氣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
有所歸田氏不為署肆則悉為俘囚矣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

惡莫甚於此彼必倚朝廷之援以自存故巨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
魏博之自歸也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眾皆憤怒田與長

魏博必

魏博必
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

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

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

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

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

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

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

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

命田與

為魏博

節度使

終請以

賜勳聲

管田之

除吏不

皆聽吾言正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上

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端魏博若符契也符音夫契

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

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上子結如尺一尺二寸凡為使者持之

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與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

五十餘年不遷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剗空胡

頃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

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官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

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

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

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

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

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財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

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

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郭王問切各使金者數輩軍見之相顧失色歎曰

徇彊者果何益乎徇徇物切徇受為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

文不倦待度禮極厚與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

法令輸賦稅郵禁相遺遊客間說百方與終不聽李絳奏振武天

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

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

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燈防賴之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

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以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

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小諳烏含切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

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而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

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

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八年春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

所司不口
罷相

三盛論
明皇

欲召承
拜先罷
至終

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君中無所可否上副之德輿罷守本
官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徵前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
政事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上問宰相
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
為朋黨故小人諂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
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官官皆謂之黨人而桀錮之
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
子合豈可以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九年春李絳屢以
足疾辭位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
至是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承璀至京師復為左神策中尉翰林
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
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
弟文雅可居清貫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綜不辭七月以綜為殿
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
不翅數千人翼讀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
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綜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
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可制御之使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
聲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少陽判
官楊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
請討之以李光顏為節度使嚴綬為中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
吳元濟○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
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三月皆以為遠州刺
吏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宗
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
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遂改連州刺史宗元善為文嘗
作梓人傳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墨度羣
木之材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眾工各趨其事不
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品亦猶相天下者立綱
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
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傳周召其自執事之勤勞不

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所於府庭所由

笑完漢書亡具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

駝上土各如下唐何勿駝駝也其背如橐故名橐駝之所種無

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孽也上子之切息也

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上石至勿植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則

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而復顧甚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

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吾居鄉

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且暮吏來聚民而令之

促其耕種督其蠶織吾口人輟甕食殮以愁吏之不暇又何以

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吳

元濟遣使求救於相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

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

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我必能

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

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

與不斷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特曲上以裴度為知人上自李

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

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

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資給遣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

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麟龍都又

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

騎士或請罷度官以安相軀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

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

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

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

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

私第見客許之秋七月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既而捕賊始

裴度為

藩鎮復

相請私

第見客

軍用縛
殺能効
得正

一將失
利罷兵

公綽杖
殺神策
軍將

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上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
○十一年春正月翰林學士錢徽駕部郎中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
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夏四月司農卿皇
甫錡始各以兼中丞權度支錡始以聚斂得幸六月高霞寓大敗
於鐵城僅以身免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
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
亦稍息矣冬十一月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
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
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
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
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
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
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
此人朕亦畏之

考異曰憲宗元和六年九月辰淑二州蠻反舊傳作辰錦二州今從

實錄 十二月己丑李絳同平章事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
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璀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
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璀寵方盛已其進陰
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
璀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翌日誤也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行示元歲行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蔡人輕
李愬不
為備

李愬獲
蔡將丁
士良

李愬與
秀琳謀
取蔡

孔殘奏
罷貢物

裴度請
自督戰

李逢吉
不欲討

元和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節度使愬至唐州軍中承
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
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
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表二帥輕愬名位
素微遂不為備愬謀襲蔡州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

吳元濟拔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
眾請剗其心剗空胡切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士良
言於愬曰吳秀琳胡切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柵華切為賊
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

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三月吳秀
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愬慰勞之降其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林
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愬與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

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日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刈獲也
愬使廂虞候史用誠擒之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
許釋縛待以客禮初國子祭酒孔殘殘歸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
蚶蛤淡菜蚶火甘切蚶屬蛤古水陸迤夫勞費殘奏疏罷之會嶺南

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比且不用曰頃有諛進蚶蛤
淡菜者為誰可求其人與之乃以殘為嶺南節度使諸軍討淮西
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

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
戰誓不與此賊俱生且觀元濟勢寔窘蹙好切但諸將心不壹不
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
矣上悅六月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

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
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
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上之孤楚尚逢吉善度恐其口中

裴度使
監軍

李愬以
作七日
出戰

李愬重
後擒吳
元濟

裴度以
蔡卒為
牙兵

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楚為中書
舍人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
則陵挫百端後陳也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罷
逢吉為東川節度使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
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

斬首千餘級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上明及四境
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羸倫為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

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
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

年故蔡人不為備叩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纓其城
為坎以先登纓大纓壯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

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烹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
矣元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餘人元濟始

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右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而時董重
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

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元濟於城
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上深六切以待裴

度度入城李愬具素鞵上音高下居言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
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

尊度乃受之朝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
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眾

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
則其眾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

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信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
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

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
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

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
父子阻兵上謂臨兵而突禁人偶語於涂夜不燃燭有以酒食

父子阻兵上謂臨兵而突禁人偶語於涂夜不燃燭有以酒食

民之樂

俗過於

李希烈

王承宗

劉總專

李希烈

相過靜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聞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十二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

吳元濟獻朝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恃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

居中土其風俗橫矣橫古猛切惡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

政事以馬摠為淮西節度使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李鄴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庸為相鄴

由官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遂止為戶部尚書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十三年春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

說之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獻沂沭海三州上許之 二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

栢者栢姓也栢皇氏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

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夏四月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幽州大將譚忠

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由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蒂都計切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

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更忘天下哉令國兵駸駸北來駸音

行疾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重思歸朝廷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李師

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

而獻之師道乃大悔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决意討之秋七月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 上方委

裴度以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乃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

判度支皇甫鏐衛尉卿監鐵轉運使程昇曉其意欲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八月鏐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

費由是有寵八月鏐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

裴度諫
皇南

錫益為
巧語以
自固

裴度諫
委五坊
使暴橫

鬼神山

請迎佛

君子小
人在非
其邪正

裴度諫
表諫迎
佛

制下朝野駭愕上下措切下逆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切知裴

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所可惜者淮西湯

定上讀曰麟河北丞志平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

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

忍還自墮壞上計規切使四方解躄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錫自

知不為眾所與益為巧語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

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積年緡帛付度支令賣錫采以

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緡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

事言之於上錫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靴詩並臣以錢

二千買之堅完可以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由是錫益無所憚釋

异亦自知不合眾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先

於禍 五坊使楊朝汶附妄捕繫人迫以考捶王禁切所繫近千人

中丞蕭俛劾奏其狀裴度崔君羣亦以為言上曰始與卿論用兵事此

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

輦轂輦輓也輦輻也輦所乘也京師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

令吾羞見宰相又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盡者上晚節好神仙詔天

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此合長生藥詔必居興唐觀

煉藥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

則咸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上遣中使帥僧眾迎之上

常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

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十四年春正月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

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

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

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

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

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

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

裴度

愈排佛

斬李師

裴度

裴度

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
 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夫聖人之所作爲出於
 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
 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
 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
 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
 害蟲財惑衆愈排佛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
 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歎深居而簡出擢物之
 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
 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二月李愬由弘正屢
 貶李師道兵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鄆音運也堅七固也
 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勒兵捕師道與其
 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潘青等十二州
 皆平弘正捷奏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恭五爲潘青宣撫使自廣德以

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除官吏不供其賦至是

蓋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且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
 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二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潘
 青亦登萊爲一道交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裴度纂述蔡鄆用兵
 以來上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
 朕志非所欲也弗許○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
 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
 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
 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
 刺史領之夏四月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
 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
 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
 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鏘之黨陰擠
 之擠鏘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史館修撰李
 翱上言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

宋鄭陳
興太平
六事

韓弘入
朝兵賦

四方進
奉各立
石

王弁作
亂

道中侍
媚始弁
執之

不我
誦道錄

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邪佞而不
迹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
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上蘇則切室塞也此六者政之根本

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
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与之共大化可不勞
而成也若不以此為事臣恐大功之後逆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
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世章注切揚如此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
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廢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
馬七十匹糧三百萬斛自淮西用兵已來度支益鐵及四方爭進
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

又進奉亦謂之賀禮沂海宥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狃急故
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不安遂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役士
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死遂改王弁與其徒四人執而斬
之弁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史曹華為沂海宥密觀

察使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鄆州維變乃除弁開
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從開州計已有人迎候
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從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
之其眾亦稍逃散遂加以扭械械助也下胡乘驢入關九月曹華

東市去走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
未除命曹華引棗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
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
千人於幕下乃集眾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

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
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
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文餘父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
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
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東門際也苟沂帥得人
戮之易於大家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使乎且作

論帝
功不
信

崔羣論
元宗理

上服方
去藥日
加詳渴

皇用錢
得此進
皇

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詔屠十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
不清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如魚鱗聚散
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息也
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
大信故也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
盧懷植等類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
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且獨以
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
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太上服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滋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
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身國壽
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
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八知片候伺權貴之門以大
言自倚奇伎驚眾者皆不

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多常餌之
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
餌一年則真偽可自辨矣上怒貶令

皇甫鎛贈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鎛銜上曰羣於陛下措孝德二字上心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
時得入多陳賊不可服用故善而損賊也謂軍士怨怒流言欲
為亂李姜懼欲自殺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怕懼謂制

而人情勿如此內以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下
二月以羣為湖廣觀察使是中外切齒於鎛矣中書舍人武儒
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待廷入皆言其且入相令狐

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東道節准后狄蕪暮才行灌為
左拾遺內供奉蕪其仁傑孫也孫自孫成孫於上曰
嫺目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昭德儒德新於上曰
平一在天后朝辭老由是薄楚人為十五

鍾中片
指質

柳公權
筆諫

武儒衡
以儒衡
以書通
以元真

上稱崔
羣建號
之

左軍中尉吐突承璀

左軍中尉吐突承璀

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

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

二月上御州鳳門

幸公初軍軍相手搏雜

陛下宜不

愛之

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

綽弟也初膳部員外郎元稹

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

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官

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

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

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為吏部

卿為羽冀對曰先帝之意久為聖明

事庶也色賜與無節拾遺李璠

未

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

下

油

叶

無

壓境忽有當奏不知乘輿

晨夕與近習唱優

與雖

時

課官

武儒衡

自若

賦

中知制

沐與

愿者非

加裴度舊傳曰金与

度出鎮

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

上呈

特

比日

呂大者詳節增注資治通鑑卷第伯

盧 在位四年 壽三十

宗 丁即位 七年立為太子十五年丁

宗 丁即位

長慶元年春 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略

所引拔西川節度 請京師使晏於延英力言播

復左方之詔徵 聽使遂辭位改為使尚書

可以 聽使遂辭位改為使尚書

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誠切其父

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

文使段文昌翰林李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

榜 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

取 熱以閔節得之上以門諸李士

如 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

下 州之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卷

多 之人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靖 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劉總與之鄰

無人 故李弘靖自代以安輯

下 庭誰制者微而健也知兵馬使

京 師乞加獎按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克

上方 酣宴不留寺心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

舛 克融輩又輕以京師至假旬衣食

植 元穎不之忌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

怨 弘靖 幕僚章

士 糧賜 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不弓不若

識 一 秋七月士卒連營作亂因弘靖殺章

雍 等推朱 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

上本作 靖亂因弘

無人築

寤

相重

三庭奏
引兵圍

或重務
杜

度使田弘為德節度使，知兵馬使王庭湊殺弘正，自稱留後。

詔以弘正為德節度使，為魏博節度使乘驛之鎮，以深州刺

史牛元深為節度使，自定兩稅法。

以來銜物口輕民所倍具初詔官議革其弊，古尚書

揚於陵以為其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易也。所生流散不應

蓄田聚今統百結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萬，歲入百

萬今纔十餘萬，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至丁夷又大曆

以前當青太原，博貿易雜用鈔鐵，錫與鉛南，金銀丹砂家

齒今一思以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且不輕今官，下輸稅課

皆用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建從之始

兩稅串布絲纒也，再貢賦能繼繼，獨鹽酒課用錢，翰林李

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

於長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日功大，月訪已進取

宜建多，以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戶部

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若朝，戶部

朝，若朝，不謂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无，二上上雖

不悅以度，日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積為工部侍郎，積雖解

翰，其心遇如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官官受其賂為之請

仇史中坐，借儒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借儒對曰彼不才

者无温，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之人安

祿山朱此，自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宗征伐四方

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无節及，用

兵久無功，府藏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及，弘正而朱克

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以克融為平盧

節度使，二年春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忠誠及為

節度使，以腹心以為，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世

為魏將，幽鎮本相，素，鎮叛魏人，搖心憲，誠陰蓄異志，因

離間鼓扇，會，詔分和，博，與光顯使救深州，於是布軍大潰，布

獨與中軍千人還魏，召諸將曰，尚書能行何朝舊事

議出兵諸將曰，尚書能行何朝舊事

上借儒
謂誅李
直臣

融全張
弘靖罪
有重輕

全切，黨附以為逆，豎構亂震故

河

二上上雖

翰雖解

彼不才

之人安

宗征伐四方

用

弘正而朱克

融為平盧

節度使

憲世

因

布

舊事

布以軍亂自

請統請

軍之

吳河

監

姑息致

戰愈說

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也。布即日作遺表與授幕僚李若乃入啓父

庭湊圍。與於深州守。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三月以庭湊

尉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悅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

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一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

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若追兵既少皆臨時召分與台之眾

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以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

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羸懦者乃亂一知所從不守號令

可不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以織故難以諸道十之眾屯守中使竟無成功財竭力盡

崔瑛略中使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節

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詔神策六軍使及南平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擢其諸道大將

又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其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

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

城下韓愈既行沒皆危之詔至境更觀事勢勿遽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中

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

師後奉明命而反耶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

豈遠邪自山思明以來至一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士官者乎

豈遠邪自山思明以來至一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士官者乎

公平叔
明旨
旨

實辦
實地
實

李勣
李勣
李勣

牛李之
怨愈
怨愈

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在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即度使劉悟李元平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曰待以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庭湊大體不可弃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父堅守故十等將吏日八十餘人夏四月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曰鹽鐵使又請以利一倍又請令沂州將鹽就付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為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點不喧訴其為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除貨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銷自糶非得見錢必下改戶口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可令吏將鹽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制令

職在分憂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八員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為宰相與論道之地雜以醜務才何如禮云蓋曰醜醜實非所宜實參皇甫鍊皆以錢穀為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勣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十一月上得風疾不能履地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乃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是歲初行宣明曆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人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不知僧孺為相上素所厚自擢之地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郾縣有二

柳公綽

韓愈李紳為逢

張臯諫

不許太后

敬宗焚

額印龍

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

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

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九月李逢吉為相內結知

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李士季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

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

丞缺逢吉薦紳清直且居風憲之地中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

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事遂參及亡職事文移往來辭

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

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

部侍郎四年春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

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

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

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尔况於天子先帝信方士

妄言餌藥致疾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甚善其言上疾作欲請鄂

太后臨朝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

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

安自百官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

后兄太常卿劉斌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情臣請先帥諸

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

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息之日夜謀

議恐上用之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

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二月貶紳為端州司馬

命閱禁中文書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乃悉焚人所

上諸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上視朝每晏百官班

於紫雲閣外老病者幾至僵踣下齋良切謝也左拾遺劉栖楚進言

曰陛下初當宵衣求理謂音齊夜也天子憂勤而嗜音寢樂也日晏方謂音齊夜也天子憂勤而嗜音寢樂也有殯鼓吹日宣謂音齊夜也天子憂勤而嗜音寢樂也姪惡声謂音齊夜也天子憂勤而嗜音寢樂也淚布謂音齊夜也天子憂勤而嗜音寢樂也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自呈階以謝諫戕之曠遂以額

叩龍墀見血不已牛僧孺宣曰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

上命中使宣慰令歸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

續之李虞劉柄楚妻洽及張權與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謂李德裕

附麗也謂者非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與劉柄楚李虞程昔範妻洽及劉八人而博會者又八人謂李德裕張權

以請其家庭湊不與及是聞元翼死尺殺之上聞庭湊屠元翼家歎

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章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動高中夏

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議陛下當食歎

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庶類李

牧不能用也臣與李逢吉素无私嫌嘗為裴度无辜貶官今之所陳

上荅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无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

李逢吉排沮之狀排子備切此裴度也上曰何至是邪乃加度同平章

事秋七月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四

上却之侍御史温造於閣内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

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

矣十二月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

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救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

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

言若不鈐制鈐其廉切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

奏至即日罷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在位二年

壽十八

諱湛穆宗長子也長慶二年立為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

太子即位

寶曆元年正月上游幸無常昵比羣小昵比助切此皮至切昵觀近

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表六

箴箴箴也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海

以諷海弁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游幸

其納誨箴略曰漢鰲流酒鰲牛力鰲名舉白浮鍾魏散侈汰汰劫切

下他蓋也陵霄作官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瑱充切也是謂塞

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下古八切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

論赦令
量移

柏谷行豺豕塞路觀貌獸終斯可戒懼下復詔各之四月羣臣
上尊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量移良量移謂有罪
近然言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
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
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
進羨餘緡百方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十月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
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
秦始皇葬驪山國上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乱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
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幸温湯即日
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
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
月當牙元和中伊慎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
御史中丞王播特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
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

七

裴度失
印飲酒
自如

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
是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二年春正月裴度自與元入朝
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
被驅逐謠余初切徒歌曰緋衣小兒者裴字也如其腹者度也上雖
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
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曰復於故處得印
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
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
及朝臣諫者甚眾上皆不聽決意必行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
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辦舍率
已荒弛數年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如完竟然後可
往上一日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二月敕以修
東都煩擾罷之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
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
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惠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

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言如猛獸自於山林
中咆哮跳踉咆謂交切哮謂交切勿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
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除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
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復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處分
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比果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
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
宜云丁匠速來彼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
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上遊戲無度
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
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刘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
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
知樞密王守澄迎江王立之是為文宗 上自為諸王時深知兩朝
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
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松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
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惣監凡食千二百餘員先宣索組

繡彫綾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
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能待制官舊雖設
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遇日中外翕然相賀
以為太平可冀

穆宗長慶元年四月詔黜鄭朗等鄭覃傳曰朗長慶元年登
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 二年三月王智貞逐崔羣實錄
羣累表請追智貞授以它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貞帥眾斬關而入崔自
智因傳亦同舊羣傳則曰羣以智貞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貞旄鉞
寢不報智貞回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闕延入今燕取之 敬宗寶曆
元年正月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皇甫松續牛羊日曆曰太牢既交
惡黨潛謀女奴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
二年位燕將相太牢早孤母周氏治湯无檢鄉里云兄弟羞赦乃令
改醮既與前天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此朋黨之論今不取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中外相賀以太平可冀

文宗

唐紀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三

諱昂穆宗第二子也初封江王寶曆元年十二月敬宗崩無子劉克明等欲立絳王悟樞密使王守澄等奉江王立之而率兵誅克明等

多中

太和元年三月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忠武節度使王沛薨以太僕卿高瑀王奉為忠武節度使自太曆以家節度使

言重至

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以略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薨裴度幸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謂及界切

言重至

裴度幸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謂及界切錢而得世至鎮而未嘗謂及界切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

言重至

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社稷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刁鋸之賤遠王領切離也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禍檢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謂及界切閣寺侍發止之權謂及界切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

言重至

屏賢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

言重至

虞奉典謨克承不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

言重至

疆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

言重至

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動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

言重至

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

言重至

帙里閭羈絀潘臣干陵宰輔噴列衣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

言重至

帙里閭羈絀潘臣干陵宰輔噴列衣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

考官不

考官不

考官不

考官不

考官不

考官不

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苦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時賢良方正裴休李邵唱合李甘杜牧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

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官官不敢取詔下物論賢然繡屏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策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韋處厚薨以翰林學士路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三年初李同捷據滄景不受詔詔諸道討之至是始降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以衛尉卿殷侗為齊德滄景節度使侗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侗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倉廩充盈

上性儉素九月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戲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畧切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它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冬十月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瑣才果切碎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女妓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四年正月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排蒲皆切擯卑振切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上

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胡孟切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華力切迫上也以申錫沈厚忠謹沈持林切深可倚以事

秋七月以申錫同平章事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雜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德裕乃練士卒葺保節

上七入切中博抽切下之向切謂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聖心誠
辨亂僧
之請

論僧
儒之言
倫安之

申錫
謀世
事改

崔原
寬嚴
得宜

五年春正月盧龍監軍奏李載義我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
楊志誠與其徒呼謀作亂載義與于正元奔易州上召宰相謀之牛
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
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
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
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
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日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
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
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
而輔弱撫服而徵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
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漢藩屏大且有功於國而
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士田爵位
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
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
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中錫引吏部侍郎王璠字表為京兆尹以密
旨諭之璠世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
望注令神策都虞候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以為信然甚怒
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
自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於是捕申錫等於禁中鞫之
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目无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
瑋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覈實鞫曰是獄稍
緩鄭注恐覆被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遂貶漳王湊為巢縣公
宋申錫為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貶所 秋八月以陝虢觀察使崔
鄭於建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
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剽乃已鄭至訓卒治兵作蒙
衝追討戰解所以突敵賊中悉誅之鄭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
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鄭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
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慄狡為奸標婢小切輕也非用威刑不

諸降

僧孺

德裕論

李德裕

李德裕

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害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吐蕃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六年十一月以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善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目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闈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膏血縱橫於原野杼柚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幹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弟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上謂故與德裕言旨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駁垂外也謚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以仲方為賓召分司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日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譏前言事奏罷其待講上從

意出除
不關
中書

德宗詩
試論義
正詩賦

六室年
高者除

獲罪

上策莫
如自治

論府兵
十六衛

容謂宰相曰：殺隋經術頗似鄭璽。宗閔對曰：璽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璽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此變也

六月，以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揚館議，進士試論義，不試詩賦。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邕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蹠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日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加幽州節度使揚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志誠始

尚書加德校吏部尚書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志誠怒不得侯果不受

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自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剝，其詳未詳邊兵外作戎。且兵伍滿而奔失往，內無一人矣。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

河北

李中敏

李逢吉

李德裕

朋黨

論君子

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

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謂李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

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

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四支去矣天下四

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諫見書晉又作守論見書

八年春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

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

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上欲以李仲言後

略為諫官賞之翰林李德裕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

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

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無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

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出德裕同平章事

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復以仲言為翰林侍講李士真院奏進士復

試詩賦從之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裕為兵部尚書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

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

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

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言其所好毀其所惡其

愛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

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受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

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

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善言交至取捨

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

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醯馨矣切酸味也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

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有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

毀善言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

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

李德裕罷相

任李訓鄭注誅

訓注取述朝士無虛日

增茶稅

李訓欲圖鄭注

擢用孤寒為相

人知訓注必取

訓注謀殺王守

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王分如陳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九年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召宰相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以路隋同于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坐救德裕故也初宋申錫獲罪官官益橫上外雖包容

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端初委也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官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官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上少遠切也盛也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省客填明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官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

上有密謀也二人構揚震卿李宗閔救之貶宗閔明州刺史訓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然恩髮怨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一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怙凶詳卷切謹上亦知之

訓注恐為人所搖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明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憲宗之崩也人皆言臣官陳弘志所弒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官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官官并圖注也以御史中丞舒元興為刑部侍郎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元興為中丞

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鍊及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無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其將敗矣李訓鄭注密

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冬十月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僇而疾訓注之陰狡如

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僇而疾訓注之陰狡如

也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十一月戊午

於淮水上游

出京北藍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隸

葬注因闔門

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

若先期誅官者已而并注去之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

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

良久而還訓奏臣與眾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

魚志弘帥諸官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幕起見執兵

者甚眾又聞兵仗擊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

士上殿官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果愚

尤切下新改切果愚關前飾果復愚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并京

北邏卒邏即伏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官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

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閣門討賊殺王涯等兩省

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死者六百餘人士良等分兵閉官門

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酷敗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王涯賈

鍊舒元輿等皆收繫斬之

八

吳天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鍊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

之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為不然夫顯右不扶焉用彼相涯鍊安高

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鍊與之比有不一為

取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

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

不虞足折刑剗烏谷切又音挫按周制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

之哉

仇士良等使人齎命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家自是

天下事皆決於此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官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

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

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官者祗屈搢紳

賴之搢紳也紳大帶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

其不勝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

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

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

元賞趨入責石禮如此何以

日蕭之
禍訓注

論涯鍊
彼禍蓋
天誅

大下事
百決於
司

將杖殺軍

鎮服囚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

元賞至則已解

衣蹠之矣如長靴其黨謀於仇士良士

元賞曰屬有公

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上

責生荷敢杖殺禁

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

人若無禮於中

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

以同體當為

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

將已死無可如何

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二月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

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

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有構逆若宰相實

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且有內巨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

士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為陛下心腹外為陛

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三月從

諫復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宥洗

前切難不可聽則賞與之且夏加女有死免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

揚仇士良等罪惡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

等禫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羞以自彊夏四月

凡李訓所指為李德裕宗閣黨者稍稍收復之上與宰相從容論

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

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

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

經術上甚重之李固曰薦為桂球為起君舍人鄭覃再二以為不可

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不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李石

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按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

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

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

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月貶益梧州司戶上自

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重進朝之會什減六七如巨鳥切鞠集竹

謂之疎雖宴宜音伎雜陳盈庭如徒合未肯解顏閑居或徘徊眺

望如觀也或獨語數息至是上於

夫每與卿等論

論

古今為

文不同

劉從諫

表味沈

李石良罪

論詩之

工拙

李石用

人不用

其惡

李石用

人不用

其惡

不

可

勿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或為凡

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

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

醉且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二年春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

間嘗易易首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奔之是亦不為至

公也夏四月上對中書舍人翰林李士兼侍書柳公權等於使殿

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澣如濯也眾皆美上之儉德

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

肖納諫諱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濟濯之衣乃未節耳上曰朕知

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諱巨風采須岳卿為之乃以公權為諫

議大夫○三年春正月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微傷馳歸第僅而

得免時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石亦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官官恣橫

忘身徇國及紀綱粗立位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

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乃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相文貞公多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

甘棠之比也以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李珣並同平章事李

固言與嗣復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

鋒起上不能決也鋒數容切如三月河中奏驪唐貞驪唐貞切驪

百官稱賀上謂工部尚書杜棕曰李訓鄭注皆因端以售其亂售其亂切

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

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是尚也劉聰禁逆黃龍二見石季龍暴虐

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其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上善之它日謂

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異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

記災異以儆人君儆居影切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夏五月詔諸道

有瑞皆無得以聞瑞地咸也太子承頰好遊宴昵近小人昵亦切楊賢妃日夜

毀之九月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

給事中韋滂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上意

稍解太子猶不悛十月暴薨○四年春二月裴度薨謚曰文忠上怪

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坐其棊以備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

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

髮度繫

國重轉

如郭子

議

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人

侍郎同平章事鄭重罷

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

貞外郎姚勗能鞠疑獄命權

等深疾之上以鹽鐵推官

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

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不

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

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

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

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

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十月上就起居舍人魏

觀之暮不可曰記注燕書善惡所

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

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白

上乃止十一月上有疾少間

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

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

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

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是歲天下

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五年春正月上崩武宗即位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即度

使李德裕入朝九月以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

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

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

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上旋登切藤也下良何切我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

一心事君而邪人競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

之人良由執心不定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

或為斯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

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

賢才以為宰相固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

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

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

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碎理自窮小過則容

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謹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韋溫志
在澄清
流昂

魏
莫不
詳上觀
記注

上曰謂
不如周
收業誠

李德裕
請辨和

臣有
道人王
舊面詰

考異

文宗太和二年閏月方志詔討李同捷實錄或作并志詔或作

方志沿舊紀作并志詔新紀傳作方志詔今從之 三年十二月南

詔陷成都外郭杜元穎保牙城實錄寇及子城元穎方覓知按實錄

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

軍失利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覓知似尤之太過今

不取 七年徐州卒驕高瑀不能制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僕射寬

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于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

九年四月鄭注率李欵自代甘露記日時論或云欵外沽直名而

陰事注按欵彈注之文皆訐其隱匿豈有於人如此而能陰與之合

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舉欵自代遂有此言耳今不取 七月貶李

甘封州司馬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興既作相注亦求入中

書甘昌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興未作相舊傳誤也

